

肆

萧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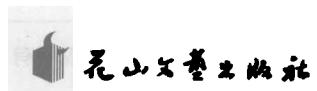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日月无情，转千世屠枭雄。

【修订版】

珠仙



花山民乐书系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诛仙. 4 / 萧鼎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I905. 7

ISBN 978-7-80755-646-6

I. 诛… II. 萧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2027 号

诛仙. 4

作 者: 萧 鼎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特约编辑: 吴志硕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360 千字

印 张: 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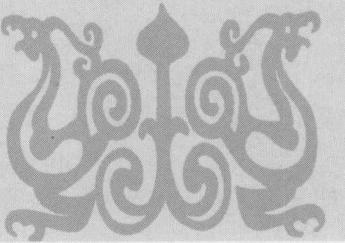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646-6

定 价: 24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第一 | 伍 章 伍夜 / 001

第一 | 伍 章 故人情 / 009

第一 | 伍 章 木蛇 / 018

第一 | 伍 章 黄狗 / 026

第一 | 伍 章 小灰 / 034

第一 | 伍 章 鱼怪 / 044

第一 | 伍 章 回归 / 0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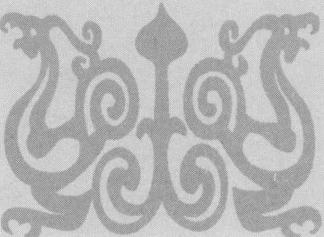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 | 伍 章 剑舞 / 061

第一 | 伍 章 伍寐 / 068

第一 | 伍 章 魔世 / 076

第一 | 伍 | 十 章 潜行 / 084

第一 | 伍 | 十一 章 木火狼 / 092



目 录

第 | 伍 | 十 | 章 醉深 / 099

第 | 伍 | 十 | 章 味醇 / 106

第 | 伍 | 十 | 章 天氛 / 113

第 | 伍 | 十 | 章 丑景 / 123

第 | 伍 | 十 | 章 盎困 / 131

第 | 伍 | 十 | 章 希理 / 138

第 | 伍 | 十 | 章 天水繁 / 1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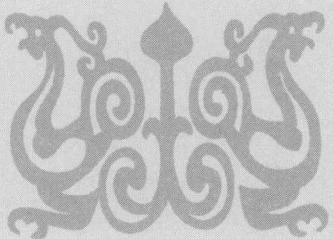
第 | 伍 | 十 | 章 寒夜 / 152

第 | 伍 | 十 | 章 深痕 / 159

第 | 伍 | 十 | 章 沁醞 / 166

第 | 伍 | 十 | 章 七副雪 / 173

第 | 伍 | 十 | 章 烟深 / 180



目 录

第一輯 | 十四章 祭壇 / 190

第一輯 | 十五章 木族 / 198

第一輯 | 十六章 煙火 / 205

第一輯 | 十七章 伤口 / 212

第一輯 | 十八章 巫妖 / 2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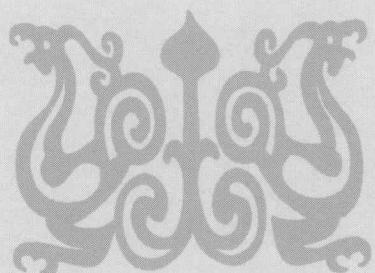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輯 | 十九章 心魔 / 227

第一輯 | 二十章 邪靈 / 235

第一輯 | 二十一章 桑樹 / 242

第一輯 | 二十二章 淚林 / 249
第二輯 | 二十三章 決戰 / 256

迷仙幽歌 / 264



第一百章·巨树

天色渐渐亮起来了。

雨歇风止，清晨的第一丝光亮，透过天空中浓浓的云层和死泽中飘荡的雾气，洒了下来。

森林中，到处都是一片寂静，但随着那丝光亮，渐渐开始喧闹起来。不知名的地方，响起了第一声鸟鸣。

随着枝叶间隙洒下的一道道光辉，整个森林像是从夜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一般，或远或近，到处是清晨里的欢叫声，迎接这新的一天。

白色的雾气飘荡，人走在其中，脸上便隐隐有湿润的感觉。再加上林间特别清新的空气，吸入身体，真有心胸开阔的味道。

鬼厉深深吸了一口早晨的空气，面无表情地向前望着，连趴在他肩头的小灰，也长伸了一个懒腰。

前方数十丈外的地方，就在昨晚那道金色光柱的方向，雾气突然变得浓厚起来，迷迷茫茫，让人看不真切。只是这雾气却又和内泽边缘上的瘴气不同，颜色并非灰色，已然是纯白模样。远远望去，只见雾气在林间轻轻飘荡，一丝一缕，层层叠叠。

那里，也许就是异宝的所在！

鬼厉缓缓转头，向旁边看去，陆雪琪正站在离他两丈开外的地方，一身白衣如雪，默默凝视着前方这片雾气。

他们，终究还是没有动手。

整整一个晚上，在初见面那一刻的诧异与隐隐的激动过后，他们二人之间，便是长久的沉

默。

两人之间不过三尺的距离，却仿佛是比当年“死灵渊”还要巨大的鸿沟，深深刻在他们中间，更刻在他们的心里。

即使是在那道灿烂辉煌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的时候，他们转身互望，被金色光芒照亮的脸庞上，也多了几分冰冷的感觉。

前尘往事，终究是变了……

陆雪琪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转过头来，迎着鬼厉的眼光，她的眼睛清澈如水，也许在明眸深处，还有淡淡的涟漪，可是此刻，谁都已经看不到了。

她望着面前这个男子，他就站在自己身旁，这般细细看去，终于发现，他再也不是当初的那个少年了！

曾经如此熟悉的面容上，多了沧桑和沉静，少了天真与笑容。

她微微低下了头，目光如水，停留在手边握着的天琊神剑之上，仿佛在想着什么，片刻之后，她声音轻而飘忽，忽然道：“你回来吧！”

她没有抬头，没有动作，甚至连表情也没有变化一丝一毫，只有她握着天琊的手，渐渐收紧。

“……张师弟！”她轻轻地、轻轻地道。

你回来吧……

这四个字，是飘荡在晨风中的话语，围绕着他，然后如石子，一颗一颗地冲入他的心田。

鬼厉深深呼吸，闭上了眼睛。袖袍里冰凉的噬魂，在他的手边，如最忠实的朋友，从不曾舍他而去！

许久。

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有淡淡的微笑，缓缓地道：“这个名字，我很久不用了。”

陆雪琪的嘴角动了动，慢慢抬起头来，但终究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沉默了。

他们一直这样站着，距离却仿佛又远了几分。清晨的光洒在那个绝美女子的容颜之上，缓缓散发出动人心魄的美丽，林间缥缈的薄雾，也似乎被她吸引，围绕着她轻轻飘舞。

那一瞬间，她的容颜，也有些模糊了。

陆雪琪转过身，迈开脚步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向着那片迷雾深处走去，离开了身后的这个男子。

就在她的身影在迷雾中渐渐模糊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身后男子的声音，缓缓传来：“你会杀我吗？”

她的身影，消失在白色的迷雾中了，没有人可以再看到她的眼睛，她的表情，她的身体。

让人沉默的这个清晨里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才从迷雾中传来她飘忽的声音：“我会的。所

以你能杀我的时候，也尽管下手吧……”

天色大亮了，可是走在迷雾之中依然是昏暗的。这一方雾气，远远比其他地方更加浓厚，视线也不能看得太远。

鬼厉走在林间，已经发觉此处除了雾气之外，虽然也是森林，但和外头却是大大不同。除了一棵棵高大的树木耸立在雾气之中，地面之上却很少有那些茂密的灌木荆棘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处雾气太盛，见不到阳光的缘故。

但最让人惊讶的，便是曾经遍布在死泽森林里的无数毒虫猛兽和奇花异草，突然间也消失不见。鬼厉在这片林间走了至少半个时辰，连一只毒虫都未见到。

这里，似乎根本就没有动物存在，死气沉沉。

鬼厉皱了皱眉，继续向前走去。肩头的小灰此刻也安静了许多，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衫，但一双机灵的眼睛依旧滴溜溜打转，不断向四周张望。因为少了荆棘灌木，还有那些烦人的毒虫异兽，在地面行走着便显得轻松了许多。自从进入内泽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陆雪琪比他先进了这片雾气之中，鬼厉在雾气之外，故意等了许久，这才进入，此刻，已经根本不知道陆雪琪身在何方了。

只是，他这般在林间走着走着，一边小心注意着周围可能出现的异动，心头却老是不自觉地掠过那个白衣女子的身影。

“你回来吧……”鬼厉对着自己，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，轻轻念着这四个字。

青云山，大竹峰，守静堂，小院，竹林……

他嘴角轻动，浮现出一个微带苦涩的笑容，道：“我已经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，小灰？”

“吱吱！”猴子小灰轻轻叫了两声，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

鬼厉伸手，摸了摸小灰，片刻之后，忽地振作精神，哂然一笑，迈开大步，向着迷雾深处走去。

这一走，又是小半个时辰，林子中的树木越来越粗大，到后面几乎到处都是二人合抱以上的巨树。鬼厉注视周围，暗暗心惊。

这十年来，他受当年青云山一战的刺激，再加上身边法宝噬血珠和噬魂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性子渐渐暴戾噬杀。他潜心修行还师从鬼王学了其他学问。而这一代的鬼王，实是个不世奇才，道行奇高不说，胸中更是博览群书，包罗万象。

因为碧瑶的关系，鬼王几乎对他视如己出，倾囊相授，在他有意栽培之下，如今的鬼厉非但道法修行，就连见识阅历，也远非当年那个无知的青云门小弟子可以相比的。

他此刻观察林间这棵棵巨木，其实倒也并非什么罕见罕闻的奇树，其中便有橡树、枫树、槐树等等常见树种，就是在死泽之外的普通山间，也多有所在。但奇就奇在这里的各种树木特别巨大，寻常树林的只有它们的一半大小，便已经令人惊愕了，更何况这么多树全部聚集

在一起。

更奇怪的，还是这些巨树所在之处，本应该是生机盎然，但这片浓雾之下，非但看不到一只动物，连荆棘灌木，也全部不见了。地面之上，除了偶尔露出地面的巨树树根，就是结实而微黄的泥土，竟然连青草也没有。

冷冷雾气之下，是一片肃杀之意。

鬼厉深深皱眉，沉吟许久，环顾四周，只见棵棵巨树参天，笔直高耸，自己在林间漫步，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。

他忽地袖袍一挥，整个人腾身而起，不愿在这诡异的地方多待下去，驭起噬魂，在玄青色的光芒之中，向前飞去。

这一来速度自然快了许多，不过顾虑到异宝所在可能就在这附近，鬼厉并没有飞到树林之上，而是仅仅离地六尺，一边快速飞行，一边仔细搜索着地面。

时间悄悄过去，树林里依然是一片寂静，只有他破空之声，回荡在林间。

树林中的树木，随着鬼厉渐渐深入，躯干越来越巨大，此刻映入他眼睛的，已经是不可思议的粗到要六七个粗壮汉子才能合抱的古木，不想也能知道，这里的树木，怕不是都有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寿命！

在一片越来越是浓厚的诡异气氛之中，鬼厉的身影，忽然停了下来。

此刻已经天亮许久了，但这里的迷雾，却似乎根本没有散去的迹象，仿佛亘古以来，这层层迷雾就和这片森林共存一般。

就在这个森林的最深处，鬼厉凌空而立，站在半空，向前望去。

在他的面前，赫然耸立着一道墙！

木墙！

粗糙的树木纹理，坚硬而带着微微裂痕，从迷雾深处突然伸出，高达数丈的一道木墙，如虬龙一般强健有力横在巨木林中，深深扎入泥土。

鬼厉冷冷地看着，一动不动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道木墙，眼角开始微微抽搐。随后，他慢慢移动身形，靠了上去，用手轻轻抚摸着它。

触碰的那一刻，传来的是温和而粗糙的感觉，鬼厉心中隐隐想到了什么，却又不敢相信。他收回手，身子慢慢顺着这道木墙向前飘去。

白色的雾气在面前渐渐散开，又在身后慢慢凝结，面前的这道木墙越来越高，也越来越粗大，渐渐变成了圆形形状，而高度也在缓缓上升。

终于，在高度几乎达六丈的时候，到了这道木墙的终点，鬼厉的身子停了下来。

他深深呼吸，却无法镇定自己的心神，在不可抑制的心跳之中，眼前的一切，穿过了迷雾，终于呈现在他的眼前。

这道巨大的木墙，在迷雾的尽头，和谐地融入一个更巨大的物体之中。

天空里，突然从迷雾中照下了一缕阳光，随即又消失不见，被雾气遮挡。

鬼厉终于肯定了刚才心中不可思议的猜想。

那道巨大的木墙，是一段树根……

迷雾层层，飘荡不定，他因为太过惊讶而微微喘息，然后霍然抬头，那目光如穿越迷雾的光线，奔洒而去，直冲向上。

整个森林中也为之震颤，出现在他面前的，竟然是完全超越想象的一棵巨树，那树干在这迷雾中竟然粗大得看不到边际，被粗糙的树皮包裹着的树干，如巨大的山丘巍峨耸立，直冲向天，没入了迷雾之中，就像钻进了云霄！

鬼厉如一只蝼蚁，在这棵巨树面前显得微不足道。

一棵连树根竟然也高达六丈的巨树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？

鬼厉缓缓收回了目光，此刻，肩头的小灰低低叫了一声，似乎也有些不安。鬼厉微微把头偏了过去，忽地一笑，淡淡道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们果然是井底之蛙。小灰，我们走吧！让我们好好看一看这棵树！”

脚下，噬魂所散发出的玄青色光芒忽地亮了起来，鬼厉一声轻啸，随着那破空之声，一人一猴直冲上天，没入了层层迷雾之中。

疾风扑面，因为速度飞快而显得有些凌厉。在这片迷雾之中，倒有几分像刚进入内泽时，在瘴气之墙中的情形，不过毕竟不同，一来没有毒气，二来也可看远些。只是这层层迷雾，居然凝聚到极高处，鬼厉顺着面前这棵不可思议的巨大树木往上飞翔，到现在飞了小半个时辰，这迷雾居然还未消散，似乎与天上的云层直接相连。

同时，鬼厉也注意到身前的那棵巨树的树干之上，也渐渐有了变化。在地面的时候，自然就是这巨树的底部，也是粗大到无法想象，而在树身之上，除了粗糙的树皮，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

但在飞了这许久之后，这棵巨树之上已经开始渐渐出现了分枝，而最引人注目的，却是从刚才开始出现的，缠绕在树干之上，类似藤蔓的一种奇异植物，纵横交错，叶片硕大，在枝叶顶端却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，有红有黄，有橙有紫，煞是好看，迎风飘舞，仿佛还有隐隐的香味。

但直到此刻，他竟然仍无法估出这棵巨树的树干，究竟有多粗？

造化之奇，实在匪夷所思，面前的这一棵奇树，只怕当真有了千万年树龄，才如此巨大！

“嘶！”

一声破空锐响，玄青色的光芒闪动，从迷雾之中冲了出来。脚下的雾气也随着他的身影，向上飘动了些许，然后再轻轻落下，仿佛海浪轻轻平息。

鬼厉终于冲出了这片迷雾！

天地，豁然开阔！

天空蔚蓝，万里无云，碧空如洗，而脚下白雾茫茫，缠绕在面前这棵巨树周围，越是接近巨树的地方，雾气就越加浓厚。

此刻，鬼厉已经身在高空之上，也终于看清了面前这棵巨树。

即使是在如此之高的地方，这棵巨树呈现在他面前的树干竟然仍是粗达百丈，而联想到从地面飞到现在的距离，在面前的简直就是树，而是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山！

然而，这分明实实在在就是一棵树。

它向上伸展，那巨大树干之上除了令人惊愕的粗大分枝之外，依然笔直地伸向天空。

鬼厉抬头，远远眺望，那青天的深处，仿佛有淡淡的阴影。

他忽地笑了，向着青天。

哪一个男儿，面对此时此景，能不心生豪情呢？

他飞身而上，破空而去！

速度越来越快，任凭着疾风刮面如刀。

越往上飞，巨树的树干也就渐渐缩小，到了后来，已经变成了只有数十丈大小，尽管如此，也依然是惊世骇俗。此时此刻，已经渐渐有了云气，不时飘荡在树身之旁。

这棵巨树，似乎就像是上古传说之中，那一座登天的阶梯，直上青天！

又向上飞了五丈左右，鬼厉的身子，终于停了下来，在他的面前，一直笔直的树干，在这里突然分成巨大的两枝，向左右伸展开去。

鬼厉沉吟了片刻，缓缓飞了过去，落脚在这棵巨树的分杈地方。

说是分杈，其实以这棵巨树之庞大，这里站着数十个人也不嫌拥挤。

等鬼厉刚刚落到树上，“吱”的一声，小灰却当先跳了下来，猴头举目四望，随即小心地在这树干之上东摸摸西碰碰，显然大是好奇，这辈子头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树木，纵然是一只猴子，也是惊讶不已。

鬼厉微微一笑，也不去管小灰，这一路疾飞上来，心中着实震动，在这之前，根本无法想象世间竟有如此巨大之树木，而此时此刻，在最初的惊愕过后，他已经想到，莫非那件异宝，竟然就在这棵不可思议的巨树之上吗？

分杈的两枝，大小相若，都有数十丈之粗，凌空横去，犹如两只巨龙横跃在半空之中。从这里开始，枝叶渐渐繁茂，站在这分岔口，竟然两边都望不到边。

鬼厉默默思索了一会儿，便下了决心，回头叫了一声：“小灰。”

猴子小灰正在这树干之上蹦来跳去，似乎根本不惧此处离地面如此之高，有时还跑到树干边缘，探头探脑地向下望去，猴胆居然颇大。

此番听得主人呼喊，“吱吱”叫了两声，兴高采烈地跳了回来，跃上鬼厉肩头。

鬼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小灰眼睛滴溜溜打转，频频点头不已，看来猴子好奇心也是颇为厉害，咧着嘴笑个不停，很是兴奋的样子。

鬼厉向左右张望了一下，沉吟片刻，随即更不迟疑，重新驭起噬魂，在一片光彩耀目的玄青光芒中，向着左边树枝飞去。

这一飞又是许久，但见虽然是在高空之上，这棵巨树的巨枝上依然有无数巨大叶片，繁茂之极。

却没有见到有什么果实花朵，倒是从底下树干开始就一直缠绕着这棵巨树的无名藤蔓，鲜花盛开，花枝招展。

随着鬼厉不断飞行，这一侧的树枝渐渐也小了下来，那些藤蔓却越来越粗大，而那些盛开的花朵也越来越多，到后来简直随处都是，目不暇接，空气中飘荡着莫名的香气。

忽地，鬼厉一直飞驰的身子，硬生生顿在半空，来得如此之急，隐隐发出了一声锐响。

眼前的树干，突然被无数藤蔓所完全遮盖，鲜花争奇斗艳，自上而下如花海一般，凝聚成一面墙，而在花海之中，赫然耸立着一座石门，高五丈，宽三丈，硬生生地嵌入树干之中，周围被无数藤蔓鲜花所淹没，只留出中间厚实的巨石，上边刻着古篆体的四个大字。

“天帝宝库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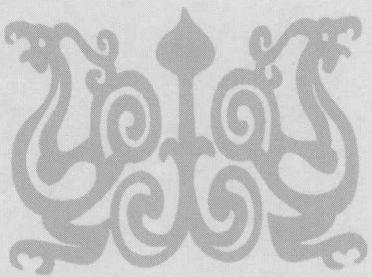
隐隐约约的，有什么黄钟大吕般的声音，回荡在青天之际，震动心魄。

鬼厉的目光，随即收了回来，落到石门之前，花海之中，那一个白色身影身上。

似乎也听到了身后的动静，那个白衣女子缓缓转过身来，无数的美丽花朵在青天之下，突然间一起欢笑一般，衬着她绝世容颜，骄傲盛开！

花海之中，她便是最亮丽清艳的那一抹颜色。

鬼厉人在半空，一时心中百感交集，竟是怔住了。



第一百零一章·故人情

唐僧师徒四人往西天取经，途径平顶山。那山中有一魔主金角大王，他手下有青毛大将、独角兕大王等四大天王级别的坐骑，十分厉害。金角大王想吃唐僧肉，就变成土地公公，带猪八戒来到山脚，让他去搬取芭蕉扇。猪八戒虽然知道芭蕉扇是件宝物，但还是欣然前往。悟空得知后，也跟了上去，准备打探情况。到了山脚下，悟空发现芭蕉扇被挂了起来，于是便使出火眼金睛，看出这是假的芭蕉扇。于是，悟空变作小虫，飞进芭蕉扇内，发现里面住着铁扇公主。悟空趁机将她劫走，金角大王见状，变作牛魔王，拿走芭蕉扇，又变作猪八戒，将铁扇公主变成猪，拿走了芭蕉扇。悟空变作牛魔王，拿回芭蕉扇，却发现牛魔王变成了猪八戒。悟空大怒，与牛魔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，最终战胜了牛魔王，得到了芭蕉扇。孙悟空拿着芭蕉扇，吹灭了火焰山上的大火，顺利通过火焰山。

死泽之外，离开大王村向西而去的古道之上，周一仙和小环缓缓而行。

小环一双明亮的眼睛举目四望，只见这条古道上杂草丛生，一片荒凉。从大王村走出来许久，却连人影都没见到一个。

极目远眺，只见此处地处荒野，四下无山，天高草长，不时有风吹过田野，青青野草如波浪翻滚，倒也好看，让人心胸为之一阔。

周一仙的声音从旁边懒洋洋地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看什么呢？”

小环笑道：“爷爷，前些日子来这里的时候，因为赶路匆忙，也没有细看周围。今日天气晴好，你看这里景色倒是不错啊。”

周一仙向古道外的原野看了看，倒也是精神一振，不过随即自言自语道：“不就是一片野草嘛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如果是金子做的，那还……”

“爷爷！”小环叫了一声，打断了他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怎么整天脑袋里想的都是钱来着，亏你名字里还有一个仙字，真俗！”

“俗？”周一仙大怒，道：“你敢骂我俗？我老人家乃是世外高人，名满天下造福百姓普度众生的……”

小环盯着他，周一仙在孙女那明亮的眼光之下，不知怎么声音越来越小，越说越没有底气，末了干脆把头一抬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小丫头哪里知道爷爷的厉害？”

小环扑哧一笑，摇着头转开视线，周一仙被孙女讥笑，心中一阵郁闷，长叹道：“我当初怎么会碰见你了，早知道就任凭你在路边哭死也不管你来着！”

小环吐了吐舌头，雪白的脸上一派天真可爱，笑道：“那不是爷爷你好心嘛。”

周一仙瞪了小环一眼，没好气地道：“好心个鬼，把你养这么大，整天气我！”

小环也不害怕，更不生气，似乎这些话早就听多了，走近周一仙身边，眼珠转了转，忽然道：“咦，爷爷啊，当初你是为了什么要把我带走的？”

周一仙怔了怔，其实他与小环向来随便惯了，哪里会真的生气，不过这时听得小环问了这话，倒勾起了几分往事，面色便有惆怅，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当年在河阳城里，我看到你一个不过两岁的小姑娘倒在路旁边，饿得奄奄一息，连哭声都哑了，一时心软，就抱起来了呗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忽地瞪了小环一眼，道：“那时候你小小年纪，倒也聪明得紧，居然立刻就不哭了，害得老夫以为和你真的有缘，此念一动，便再也丢舍不下了。”

小环向他做了个鬼脸，伸手拉住了周一仙的衣衫，撒娇笑道：“爷爷你这不是好心嘛，将来一定有好报的。啊，你看，这些年来，我帮你整天为人看相，替你赚了多少钱了？”

周一仙下意识地点头，眉开眼笑道：“嗯，这倒也是……”忽地惊醒，转脸怒道：“是什么是？胡说八道！”

小环掩嘴窃笑，过了片刻，又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道：“嗯，爷爷，那你当初去河阳城做什么，那里不是就在青云山脚下吗？我记得你向来不愿接近那里，这些年来，似乎就只有十年前，为了那个叫张小凡的青云弟子，我们好奇跟过去看了看，不过也未接近。”

周一仙面色微微有些黯淡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还不是你那没见过面的爹的遗骨灵位，就在河阳城中。当年我是在他忌日那天，在他墓前待了许久，走出来便在街头看到了你，心中正是难过，看着你又可怜，便收养你了。”

小环听了，一时也有些沉默，半晌之后才道：“爷爷，说起来我们又有十年没去看爹了。”

周一仙心中微微一算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一转眼又过了十年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苦笑一声，道：“罢了，反正我们也一时没什么去处，不如且去河阳城里，看看你爹吧。”

小环立刻点头，道：“好啊。”

周一仙摆了摆手，道：“走吧，这荒郊野外的，让人气闷。”

二人向前走去，走着走着，小环毕竟年轻，而且那都是陈年旧事，加上她性子活泼，很快就从那一点伤怀中摆脱出来，边走边四处观看风景，无意中一回头，忽地一怔，对爷爷道：“爷爷，你看我们后面。”

周一仙一呆，奇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说着向后头看去。

小环道：“好像那位野狗道长还跟着我们呢？”

周一仙仔细一看，果然望见野狗道人，远远跟在后面，慢慢走着，始终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。此刻见他们突然停下向后张望，野狗似乎也怔了怔，居然也停了下来，面上有迟疑和一点点尴尬之色，随即站到一旁抬头看天。